

紐約模擬聯合國紀行

成大歷史系／陳博宏



閉幕式的會場是聯合國大會的議場。

雖然在模聯圈打滾了大約3年了，這次紐約之行卻是我第一次離開台灣。一般來說，很多在模聯圈頗有實績和實力的人多少都曾經有旅遊或定居於國外的經驗，這些人由於從小在英文表達能力上的環境訓練不用說，在西方重視的思考辯證訓練上也讓他們勇於表達想法。而我與大部分的讀者相同，都是一步一步的由補習體制下進入大學，身為這個難得機會的擁有者，我將在此為各位讀者介紹此次旅行之中在模擬聯合國會議裡外所能夠學習到的一些事情。

模聯，全名模擬聯合國，為一九五零年代由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院的學生因應大型國際官方合作組織日趨完備，未來國與國之間的問題與利益合作將於全世界的關注之下進行協商，並因此得以獲得完備的信任基礎和法律效力發起之模擬訓練系統。由於此活動在沒有強制分隊的情況下要求與會者以各種能力獲得其他者的支持與合作，異於其他口傳相關的競賽必須強調技巧的運用及內容的熟悉度，模擬聯合國因為其討論發展的高自由度而受到歡迎。

成大的同學對於知識和視野的拓展展現了極大的熱忱，常見於校內國外個展覽競賽及學術期刊內的突破性成果。今代表團三人抱以對國際性社會及政治議題的興趣組成，於極短的時間內快速掌握各自所分配的議題的各種背景，歷史脈絡及未來可能的解決方案。所幸團員在學習的過程中多方涉獵相關的知識並勇於挑戰國內各大單位所舉辦之模擬聯合國會議，對於議事規則的掌握的已使我們掌握咖會討論的節奏以及討論的重點，事前準備上相較於其他國內的頂尖大學從新手培養到國際知識的吸收等步驟一整年的時間有大幅的省時，得以直接切入著題討論。



關於模擬聯合國

本次會議之中又分十個不同領域專業的委員會，完全按照聯合國的架構組織進行議題設計，每一個委員會又按照真實會員國的數量進行各國代表的分配，每一個或一組兩人的代表（團）即為大會抽籤獲分配決定，使每個人在不熟悉所抽中代表的國家的情況下必須重新認識他，自己整理脈絡了解此國的優劣勢及需求甚至談判條件，是為我們學生在「做中學」的學習方法的典範。在聯合國大會此委員會共一百九十五個代表團，每個代表團二人出席，記三百八十人的會場，每個人都是各國個頂尖大學所派出久經訓練的佼佼者，人人都想在聯合國的大會上證明自己是世界級的人材，要如何將自己精心設計的政策計畫讓人聽見，又或要如何精準選擇既有集團貢獻己力又是如此。在世界性的舞台，以所學所聞確切命中問題，

進而以社交技巧接近群眾並取的信任，不至於將學校所學鎖為己而不得中用，另一方面又以學習說服與合作，認識人際關係在社會中重要，是為此十四日美東曼哈頓之旅最大之收穫。

非常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從一場會議裡面建構出一個原始社會的模型。在一開始每一個代表皆擁有一樣的講話權。根據議規，欲上主席台發言者必須經由主席核准方可上台，主席會因保障其他較為弱勢的代表的發言機會而試圖平衡發言次數，有必要時甚至直接點名將之強制發言。而每一個人爭取發言權的機會理論上並不限於任何限制，只要敢於舉起手上代表牌(PLAYCARD)基本上就可以獲得主席的欽點了。又在演講台上，每一個人皆享有一段時間(60秒至120秒不等)的絕對場控權，得以不受打斷的完整地發表自己的看法，這讓許多口語表

達能力和英語能力不如人的代表有完全獨立的時間慢慢琢磨用詞不至於在多邊討論時因為表達速度不夠跟不上討論速度而害怕自己在發表意見的時候必須讓全體打斷既有的節奏額外花時間來配合自己而產生罪惡感，進而因為大部分的人的不同立場的聲音就此被淹沒在議場裡面，形成沉默螺旋。

因此，與會的代表在會議最初始階段必須在享有與其他人完全相同的發生資源的情況底下先從身邊的其他人下手，在我們這個委員會我們必須在390個久經各種法學商學知識訓練的同學之中去找到自己發聲的空間，有人試圖建立屬於自己的集團(BLOCK)以自己的統整能力和領袖魅力來分配撰寫文件的各式工作，但絕大部分的人還是決定聽從領導者的分工來撰寫相關文件。

根據哈佛大學的統計，本次大會的與會者有50%的人是來自美國各州的大學，另外約10-20%的人來自西歐地區，東亞學生，包含中國、台灣、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地區的國家也佔10-20%，因此我們可以在議場裡面所接觸的人大部分都是以白人為主的學生，對於一個台灣人而言，我們的政府和各類評論家常常喜歡引用歐美或是日韓的制度來參考台灣的社會改革。另一方面則會有一群人認為專為國外的風俗民情設計的制度不能全然轉嫁於台灣相對保守的社

會上。然可惜的是，我們的官員們卻似乎很少人願意去真正了解國外成功的制度背後是因為甚麼原因而成功的，制度的目的是在人民可接受的範圍內提供我們行為的底線和準則，因此讓人民滿足或是符合甚麼樣的生活習慣是一個統治者必須去同感和了解的。正好，這就是主辦方的目的，透過聚集世界各國到全世界最高級的地段之一來討論政治及社會議題，如此便可以促進各個不同文化的人在為一題撰寫解決方案的同時，也可以經由大家實際的國家真正的需求來讓方案更趨於實際。

故綜上所述，如果要以聯合國的正式決議文的形式來建議學校或是同學在這方面精進的話，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兩點做起：

國際觀並不僅止於教科書上所宣稱的文字，也不限於應該實地探訪才得以有所獲得，最重要的是如何了解國際間各國利益交換的損益過程，或是如何找回人本能的對於其他人的同情感。我們在討論恐怖分子議題的時候，因此，建議支持各種國際關係實務講座或課程，但不建議列作必修以防止學生為因應畢業學分而大量修課影響品質。

支持未來國際模擬聯合國相關活動以提供純學術的研討會，此並非如同遊學團，是代表學校至國外發揚與精進成功大學優秀學術實力最優平台。



聊台灣與學生的困境

台灣的社會自1960年代以來經歷了至少3個階段的產業轉型，而社會上不同的就業結構又會對我們的勞工有不同的期待以符合當今附加價值最高的主流產業，在經濟成長帶來更先進的物質生活後更進一步的要求文化、環境、心理平衡等較為抽象的價值。在台灣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以製造加工業為主的生產結構底下，產量為評價一間企業的唯一考量，當時的學業界對於投資的概念僅止於原料-產品的產量最大化，最後無法提高附加價值，只好從成本控管下手。然時至今日在我們追求生活品質、環境、高附加的知識運用的態度下，我們的學業界人仍然強調工時最大化和單位時間產出最大化等觀念，導致學生上課時數過長，背景知

識雖然廣泛卻大多僅限於課本的內容；勞工工時過長實質薪資又不如他國從事相同產業的人導致不平衡及各種身心壓力的壓力，也沒辦法在工作之餘試圖依據自己的興趣創造更多的生活價值。

在曼哈頓這邊，整個城市是經過絕對整齊的規畫後興建的都市，撇開其他因素，單就經濟發達程度來看，住在曼哈頓的人有著很清楚的生活路線，可以很明確的規劃每一塊區域的用法，應該蓋甚麼，加上廣大的腹地可以運用，結果是在17世紀後金融行業繼工業革命興起後成功吸引了各大金融機構進駐來瓜分整個美國的大市場。搭配現代便捷的網路、運輸系統成為吸引產業群聚的很好的條件，現今全球500大產業總部最多的城市。從結果論來看，紐

約在歷史上成為了一個極度適合高社經地位的人居住的城市。而從教育方法來看，我從在會議上認識的德國與美西的友人得知，歐美地區從小普遍注重對一件事用語言邏輯和精確的用詞作為訓練內容。我不得而知究竟在鼓勵課餘活動上歐美的家長是否更開明，但是至少我們知道他們的平均收入為台灣的2-3倍左右，亦即對歐美地區異地生活費的負擔能力為台灣人在歐美地區生活負擔的2-3倍。因此在經濟條件上歐美家長更有能力鼓勵其小孩去向更外面的世界去吸取經驗。

在經濟條件上的差距除了負擔更高生活品質的能力差距外，其實對於心理上的不平衡也是會對弱勢造成壓力。我在曼哈頓街坊曾認識了兩位朋友，其中一位S女士(化名)來自紐澤西州，因為婚姻的失敗、子女離散流落至紐約並接受教會的接濟，他對於紐約的生活步調感到厭煩，認為自己永遠跟不上那些資本家和領高薪的人；但是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始終追

求心靈的滿足，今天可能沒辦法領到政府的補助似乎已經不是一件值得哭泣的事。或許吧，我們一直追求物質上的滿足，忘記了物質生活的滿足就是為了快樂？走在第五大道上，我不斷琢磨這次與S女士的對話，他不喜歡這個城市，然後我到了哈德孫河紐約大學的前面，走累了，在一座公車站坐了下來。接近黃昏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依著我旁邊的座位坐了下來，他是D先生，是紐約大學的教師，我問他身為一個長久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對這座城市的看法，他說他很喜歡這座城市，因為它提供了一切生活的希望，你在這裡有任何機會做你有興趣的工作，不會有人阻止你做任何合法的行業，只要你找到你的市場。

這座城市來到D先生的眼裡變成一座充滿希望的都市，霎時我突然了解了S女士其實不是真的全然反對進步的物質生活，而是因為身處社會的底層讓他不認為自己這輩子可以有甚麼成就，相較於D先生夢想到中國去實地了解中國各





地的傳統文化，S女士只能奢求有一天他可以打破法律的藩籬和他的孩子們生活在一起，社會遺忘了他嗎？好像沒有，但是他無心追求自我價值造成的生活困境是咎由自取嗎？好像也說不通。

對於大部分台灣學生而言，生活條件是介於我的這兩位友人之間，我們的家庭有能力供應我們科技產品和補習教育，至少甬煩惱今天洗澡和睡覺的地方是否舒適。但是常常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的價值是甚麼？」我們可以犯錯，付出學費變成獨一無二的某某專家。但為甚麼我們害怕犯錯，因為害怕會造成無法承受的伤害，而這個伤害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在我們學習時經歷過錯誤的時候，有多少次我們選擇放棄去選另一種方法，而寧願乖乖選擇走安全的路。在高中學習辯論時發現自己口才不好，是要接受挑戰？還是乖乖回教室唸書準備考試？應該很少人受過這樣的鼓勵要我們繼續去學習我之前不可能完成的事，此乃台灣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困境。

本次旅行我以觀察所遇各人，希望透過人最直接的反應來了解我們的需求，總而言之，我們需要的是甚麼，從小受犬儒文化的東亞學生，在尋求自我價值時瞭解了何謂尊重、夢想、理解與價值觀。

